

北大中文文库

# 游国恩文选

尝谓居今日而言《楚辞》，其要有五：一曰校其文，二曰明其例，三曰通其训，四曰考其事，五曰定其音。

游国恩 著 / 傅刚 常森 编选



游国恩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北大中文文库

# 游国恩文选

游国恩 著/傅刚 常森 编选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国恩文选/游国恩著;傅刚,常森编选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 
2010.10

(北大中文文库)

ISBN 978-7-301-17884-3

I. ①游… II. ①游… ②傅… ③常… III. ①古典文学-文学研  
究-中国-文集 IV. ①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2176 号

书 名: 游国恩文选

著作责任者: 游国恩 著 傅刚 常森 编选

责任编辑: 徐丹丽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7884-3/1 · 2269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[pkuwsz@yahoo.com.cn](mailto:pkuwsz@yahoo.com.cn)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2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17.75 印张 256 千字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##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(代序)

随着时光流逝,前辈们渐行渐远,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;可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,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,那些上下求索、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,不但没有泯灭,反而变得日渐清晰。

为什么?道理很简单,距离太近,难辨清浊与高低;大风扬尘,剩下的,方才是“真金子”。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,二十年后、五十年后、一百年后,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,很难说。作为读者,或许眼前浮云太厚,遮蔽了你我的视线;或许观察角度不对,限制了你我的眼光。借用鲁迅的话,“伟大也要有人懂”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、陈寅恪,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。在这个意义上,时间是最好的裁判,不管多厚的油彩,总会有剥落的时候,那时,什么是“生命之真”,何者为学术史上的“关键时刻”,方才一目了然。

当然,这里有个前提,那就是,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,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。十五年前,我写《与学者结缘》,提及“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‘阅读’,学者自然也不例外。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,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,实在是一种幸运”。所谓“结缘”,除了讨论学理是非,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。在我看来,与第一流学者——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“结缘”,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“捷径”。举例来说,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,多愿意与鲁迅“结缘”,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。

对于学生来说,与第一流学者的“结缘”是在课堂。他们直接面对、且日后追怀不已的,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“课程表”,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——20世纪中国的“大历史”、此时此地的“小环境”,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,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、变化莫测、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“文学课堂”。

如此说来,后人论及某某教授,只谈“学问”大小,而不关心其“教学”好坏,这其实是偏颇的。没有录音录像设备,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,黄节怎么深沉,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,所有这些,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“言说”。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,也无法完整地“重建现场”;但搜集、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,还是有助于我们“进入历史”。

时人谈论大学,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何为大师,除了学问渊深,还有人格魅力。记得鲁迅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中有这么一句话:“先生的音容笑貌,还在目前,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,却一句也不记得了。”其实,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,走出校门,让你获益无穷、一辈子无法忘怀的,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,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,即所谓“先生的音容笑貌”是也。在我看来,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,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,才是最要紧的。

除了井然有序、正襟危坐的“学术史”,那些隽永的学人“侧影”与学界“闲话”,同样值得珍惜。前者见其学养,后者显出精神,长短厚薄间,互相呼应,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“英雄本色”。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(系),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,若姚永朴、黄节、鲁迅、刘师培、吴梅、周作人、黄侃、钱玄同、沈兼士、刘文典、杨振声、胡适、刘半农、废名、孙楷第、罗常培、俞平伯、罗庸、唐兰、沈从文等(按生年排列,下同),这回就不说了,因其业绩广为人知;需要表彰的,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,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。因为,正是他们的努力,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。

有鉴于此,我们将推出“北大中文文库”,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(游国恩、杨晦、王力、魏建功、袁家骅、岑麒祥、浦江清、吴组缃、林庚、高名凯、季镇淮、王瑶、周祖谟、阴法鲁、朱德熙、林焘、陈贻焮、徐通锵、金开诚、褚斌杰),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/研究生阅读的“文选”,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“对话”。此外,还将刊行《我们的师长》、《我们的学友》、《我们的五院》、《我们的青春》、《我们的园地》、《我们的诗文》等散文随笔集,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

典。也就是说,除了著述,还有课堂;除了教授,还有学生;除了学问,还有心情;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,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;除了风和日丽时的引吭高歌,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——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“大学生活”。

没错,学问乃天下之公器,可有了“师承”,有了“同窗之谊”,阅读传世佳作,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,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正因此,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、时深时浅,但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,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作为弟子、作为后学、作为读者,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“结缘”,实在幸福。

陈平原

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## 前言

游国恩先生(1899—1978),字泽承,江西省临川县(现改市)带湖村人。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。自1929年起,先后在武汉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华中大学等校任讲师、教授。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。1942年后,在北京大学任教授、中文系副主任,兼文学史教研室主任。1955年被评为一级教授。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九三学社中央委员,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。1978年6月23日在北京病逝。<sup>①</sup>

游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和楚辞研究专家,他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作为高校教材,长期以来都是高等院校的主要教材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,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影响至今不衰。他的楚辞学成果主要有《楚辞概论》(北新书局1926年版)、《读骚论微初集》(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)、《楚辞论文集》(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)、《离骚纂义》(中华书局1980年版)、《天问纂义》(中华书局1982年版)。由游宝谅先生编辑的四卷《游国恩楚辞论著集》,129万字,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其他的著作还有《游国恩学术论文集》(中华书局1989年版)、《中国文学史讲义》(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)、《游国恩大理文史论集》(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)。

作为楚辞研究家,综合评价游先生的研究成就,可以说他是古典楚辞学的集大成者,也是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。

这一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,自然是其《楚辞讲疏长编》(出版时改称《楚辞注疏长编》)。1924年以来,游先生十余年潜心研读楚辞典籍,

---

<sup>①</sup> 游宝谅先生有《游国恩先生年谱》一文,刊载于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2年第1期,可资参考。

于1933年撰成《楚辞讲疏长编序》<sup>①</sup>，讲述自己研读《楚辞》心得及大规模整理和研究《楚辞》的计划：

余自甲子（按即1924年）以来，究心《楚辞》十余年，于前贤笺注与夫有关斯学之书，粗有涉猎。尝谓居今日而言《楚辞》，其要有五：一曰校其文，二曰明其例，三曰通其训，四曰考其事，五曰定其音。……余独怪昔人好说《楚辞》，其书殆不下数十百种，大率习旧安常，浅薄固陋；往复其言，互为奴主，而多不肯深致其功。间有专心壹志，勤求骚人之旨者，则寥寥稀见。窃不自揆，妄欲网罗众说，考核群言，钩稽参校，时出鄙见，为《楚辞笺证》十七卷，《考证》、《正均》、《考异》、《论文》各若干卷，《楚辞学考》、《楚辞笺注书目提要》各一卷（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），凡三十九卷。人事拘牵，时作时辍，未知成书当在何日。忆昔乙丑（按为1925年）之夏，成《楚辞概论》六篇，于古今聚讼之端多所论列。虽其考据发明，时有新义，及今观之，谬误固已多矣。迨者教读之暇，复刺取昔所未见，及其有关是书者，悉为抄录，得数百条。其偶有弋获，辄笔之简端。三四年来，凡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之书，及古今杂考杂说评文之类，搜集丛残，得百数十种。其间得失杂陈，精粗互见，要以博文多识，避固陋，观会通而已。由是爽然自失，觉前此所涉之未广，宜其多悔而获尤。且以深慨夫《楚辞》之文窈而深，其旨曲而婉，断非率意浅尝所能窥其万一也。于是区其条理，荟为成编；复采王逸以下众家之说，先就屈子诸赋逐条而系之，末加按语，颇出鄙意，题曰《楚辞注疏长编》，既以为学子佔毕之助，且备他日抉择之资；盖兹编之成，特椎轮积水之类耳。<sup>②</sup>

中经八年抗战等诸多事项之干扰，至1978年6月，《长编》第一编《离

① 该序收录于《读骚论微初集》，1980年《离骚纂义》作为《长编》第一编出版时，作为总序，被置于卷首。

② 游国恩《总叙》，《游国恩楚辞论著集》第1卷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。按：“《楚辞注疏长编》”原作“《楚辞讲疏长编》”，中华书局《论著集》殆据其出版时之名改为“《楚辞注疏长编》”。

骚纂义》及第二编《天问纂义》即将完成,而游先生不幸遽尔逝世<sup>①</sup>。

罗庸评价游先生楚辞研究,谓《长编》度越前贤,有八善可陈,其言曰:

《楚辞纂义·离骚》、《天问》各一卷,吾友临川游泽承教授之所著也。泽承与愚同学于国立北京大学,而年次不相及。自其早岁,即殚心于屈、宋之学。尝为《楚辞概论》一书,于屈赋考辨多所创获。既卒业,教授于河涉江汉间各大学者垂二十年,庚治旧学,锲而不舍,复刊为《读骚论微初集》,见者固已惊其河汉矣。东夷乱作,播迁苍山洱海间。既移讲席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遂得重聚于昆明。相悲问年,俱成老大。荒村藜糝,拥褐论文。复出其旧著所题《楚辞训纂》者若干卷,摘其《离骚》《天问》两卷,增补校理,更题曰《楚辞纂义》,将付剞劂,就愚商略,且索一言。

愚维《楚辞》之学,二千年来盖经三变:自淮南作《传》,迄于叔师《章句》,汉人旧学遂成定论。下逮隋唐,无或致疑。迨考亭《集注》出,乃始批翦榛芜,独标旨趣。此一变也。宋明学者,竞探微言,末流空疏,浸成臆解。迨东原《屈赋注》出,乃始综核故训,屏绝虚浮。此再变也。清儒致精朴学,其于名物训故考辨极详,而大义疏通转多不逮。迨近三十年,乃有致疑于屈、宋之行实,篇章之真伪者,使相承旧说皆得平列几筵,重新审订。此三变也。大抵尊王者失之墨守,宗朱者转为空疏,衍戴者流为烦碎,而近人之论,破多立少,求其弥纶群议,详慎折中,则概乎其未有闻也。《楚辞》旧注采摭详备者,在昔惟蒋氏《山带阁注》。然于平章旧义,抉择精微,若犹有憾。泽承此编,承近世学风之变,兼前人累世之长。其于左右采获,巨细靡遗,则远逾蒋氏;别白异论,独抒卓识,则度越考亭;至于校正文字,疏通训故,考订史实,则又东原所未殆焉。

循讽终篇,目穷精义,约而论之,盖有八善足陈:

一曰择善而从。旧学汗漫,彼此抵牾,览者迷茫,莫知所适。

<sup>①</sup> 编撰此《长编》的具体过程,可参阅费振刚先生《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》,刊载于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5年第1期。

今备列众解，而以己见折衷，使是非昭然，瑕瑜不掩。此一善也。

二曰证正脱误。旧解详于考注，而校勘多疏，如《离骚》之“黄昏为期”，《天问》之“河海”、“应龙”，及“薄暮雷电”以下，率皆颠预为说，不察文例。今则识其错简，还厥本真，使文例昭然，通读无碍。此二善也。

三曰校订文字。《离骚》之“替余蕙纕”，《天问》之“到击紂躬”，旧皆不得其解，今校“替”为“替”，校“到”为“列”，则文意晓然。此三善也。

四曰发明文例。《离骚》“夏康娱以自纵”，旧解皆以为“夏太康”，今通观文例，决知“康娱”连文，旧说自破。《天问》文例旧无解人。今知四句为节，节自为韵，则知“河海”“应龙”与“焉有虬龙”简编之脱错。绳尺既定，物则有归。此四善也。

五曰核正训诂。《天问》一篇，古号难读。今于采摭旧说之余，间申己意，如“负子”之训，“柏林”之解，皆厘然有当，远过前人。此五善也。

六曰综理旧说。“王恒”、“王亥”，始见甲文，观堂著书，群矜创获。今知自柳子厚朱考亭以迄徐位山刘云翼，于注《天问》皆有发明，王氏不过用甲文之新证，足前人之成说。于以明学问积累，非一手一足之烈。此六善也。

七曰创通大义。美人香草，说者不同，《离骚》求女，更多异解。今知屈子以妾道喻臣道，则求女为求通君侧之人，于是通篇大义，豁然理解。此七善也。

八曰不知盖阙。《天问》“干协时舞”，旧说纷然，无一可通。今仍径从盖阙，矜慎之度，足祛狂瞽。此八善也。

综此八善，重以二长：一曰删取严净，二曰文辞安雅。虽旧说之渊海，实新义之留会。此书一出，行见群燭息光，一星独曜。<sup>①</sup>

① 罗庸《楚辞纂义叙》，原载《国文月刊》第31、32期合刊，收入《游国恩楚辞论著集》。按：中华《论著集》“替馥蕙纕”，误“余”为“馥”，“‘河海’‘应龙’与‘焉有虬龙’简编之脱错”句，文字和标点亦多有误。

罗氏发掘《长编》之价值甚善，足资参考，然仅此尚不以见其成就。

前人注楚辞，于屈、宋诸子之外，往往有对话的对象。洪兴祖之补注主要以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为对话对象，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主要以王氏章句、洪氏补注为对话对象……朱冀在《离骚辩》中则主要以朱熹、林云铭为对话对象。游先生《长编》采摭王逸以下百数十家之说，断以己意，几乎是以汉代以下一切治楚辞之学者为对话对象，前所未有，后以罕见，故称古典楚辞学之集大成。

然《长编》非“习旧安常”之作，在校文、明例、通训、考事诸方面务求其实，而“勤求骚人之旨”，于过往千百年之旧说，其是者明之，其非者黜之，衡定其价值，常出以己意。故于《离骚》题下，列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以下约二十家之说，论其得失之要，而断“离骚”之义为楚歌“劳商”；于《离骚》“忽反顾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无女”之下，列王逸章句以下二十余家之说，论其得失之要，摒弃以求女为求君或求臣之旧说，而断求女乃隐喻“可通君侧之人”。凡此之类，比比皆是。其说固有可商榷者，且由体例所限，难以容纳和安排那些跟屈辞各语并不直接相关的精彩论说（按：古人治楚辞之学，于解释文字、疏通章句之外，常别有精彩考论，如朱熹集注外又有《辩证》，陆时雍《楚辞疏》有《读楚辞语》，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有余论，其间不少内容长编难于采摭），然其扬弃千百年楚辞旧学而开现代楚辞学之格局，则断然无疑。惜乎《长编》原计划有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招魂》五编，又有校勘、音韵和评论各一编，而其事未竟，迄今只有《离骚纂义》和《天问纂义》出版。

游先生《楚辞概论》、《读骚论微初集》等楚辞学著作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亦于此相通，就不必费辞了。

游先生又是杰出的文学史家。据游先生女儿游宝谅先生说，游先生在大学任教凡五十年，其间开设的课程不下二十多门，而中国文学史则是他自始至终开设的课程。长年的教学和研究，使得他对中国文学史有了深入的理解。他早年有《先秦文学》出版（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），但更多的讲稿却没有能够留下来。其中一种以《中国文学史讲义》名，经游宝谅先生整理，200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推出。游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写作及教学有长期的思考。1961年，中宣部、高教部联合

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,成立了教材编选办公室,实施一个大规模的编著文科教材的规划;《中国文学史》被确定为其中一种,游先生和王起、萧涤非、季镇淮、费振刚先生为主编,而任第一主编和编写组召集人。这套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就是按照游先生的思路展开的。该书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,至2005年四十年间,累计发行200万部以上,至今还在重印,是20世纪初高等院校设立中国文学史课程以来发行量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和文学史专著<sup>①</sup>。研治古代文学史者几乎无人不读此著,一般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子对此著也毫不陌生,所以这里无必要再作详细评介,而只需指出,虽然该著对中国文学史的很多看法值得商榷,但它奠定——至少是促成了并表征着迄今为止古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理念、认识和格局,它可以被修正,被延展,被重施排列与组合,却难以被超越。

在古代文学史方面,游先生作为一代学人之代表,不仅规范了古代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格局,而且也规范了古代文学史教学的整体格局。——具体的教学方式各式各样,课程设置和教材也五花八门,但其格局无甚变化。游先生对奠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格局的重大作用,不仅体现在《中国文学史》的编撰和出版上,而且体现在他组织编撰和推出了与之配合使用的作品选注。游先生在北大讲授文学史时,向学生发放配套的作品选注,当时称为“文学史参考资料”;具体编撰,由游先生提出作品选目及注释要求,具体工作则由吴小如先生负责,再经游先生审订。这套参考资料分别于1957年、1959年以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、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之名,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,受到普遍欢迎,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新1版,后来中华书局还出过重排版。

这套参考资料选择经典诗文加以注释,附以相关学者或作家之事迹、思想,学术史相关知识,以及后人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等。迄今为止,文学史参考资料也已经出版了很多,但无有超出这种规模者,往往只是各据所需进行“改制”(当然由于学制定限,收缩势在必然)。故在很多

<sup>①</sup> 参阅费振刚先生《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》,刊载于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5年第1期;关于《中国文学史》编撰的具体经过及其提供的重要历史经验,亦可参阅此文。

方面,这套参考资料还是难以企及的。

首先是选文宏富。比如,先秦部分之选文分神话、甲骨卜辞、铜器铭文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楚辞》十五部分,有不少方面为后来的同类著作所不及,若甲骨卜辞、铜器铭文等等。而即便都有涉及者,其视野和范围也远较他书宏阔。其神话部分,选录了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之精卫填海,《海外北经》、《大荒北经》之夸父追日,《海外南经》之羽民国,《大荒南经》之张弘国,《海外南经》、《大荒南经》之罐头国,《博物志》之奇肱国,此外又有鲧禹治水神话六则、共工神话四则、黄帝蚩尤神话六则等等;其女媧神话部分,选录了《淮南子·览冥》篇、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十八所引《风俗通义》、李冗《独异志》、董勋《问礼俗》当中的相关篇章,后羿神话部分,选录了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、《淮南子·本经》篇、《楚辞·天问》中的相关篇章。在选文方面立如此之高标,固有时代因由,却也有对学科建设的全局性的考量。

这套参考资料每一方面的内容,均显示了游先生对古代文学教学整体格局的建构(举凡知识结构、基本能力等)。由阅读选文自可积累古代文学基本典籍的知识,提高古文阅读能力,而由阅读附录,首先可以建立相关的知识系统。比如,该书《尚书》部分附录了“关于《尚书》的源流、真伪”、“关于《尚书》的篇目、体例、名称”等经典材料,分别采摭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伪孔传序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”条、《书序》(据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)、《史通·六家》篇等,涵盖了文学史、学术史的诸多重要方面。阅读附录中的历代经典的批评材料,自然有助于提高赏鉴、分析古代诗文的能力。比如《史记》附录之第四部分为“关于《史记》在文学方面的评价”,两汉辞赋附录之第二部分为“关于赋的评论”,都凸显了编撰者对古代文学教、学格局的设计。

总之,两部文学史参考资料具有难以超越的典范意义。惜乎,这套意在配合整个古代文学史的参考资料至今尚未出全,期待有关学者更进努力,使之成为完璧。

游先生主要以楚辞学家、文学史家泽被学林,享誉世界,但其实这

并不能完整地反映游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成就。游先生的学生曹道衡先生说：“游国恩先生以楚辞研究名世，实则他的治学方面极广，举凡先秦诸子以迄近代诗文，除过去所谓‘俗文学’这一部分外，很少有未曾涉足过的领域，而且多有精到的见解。”比如《诗经》研究，游先生对此发表的成果不多，但他对《诗经》的研究却非常精深。曹道衡先生曾回忆说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时，制定了以《诗经》研究为特色的计划，为此文学所图书馆也将购藏《诗经》研究方面的书籍，所里派余冠英先生和曹道衡先生专程来北大向游先生请教。游先生用一个下午向他们介绍了四十多部《诗经》研究著作。对各书的内容、特点、版本等等方面，如数家珍，可见游先生对《诗经》了解的深入。又如抗战期间他随华中大学避难云南，就结合当地文史实际情况，创建了“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”，撰写了《火把节考》、《说洱海》、《南诏用汉文字考》、《文献中所见西南民族语言资料》等非常有学术质量的文章。本书亦收入几篇，藉以反映游先生研究的一个侧面。

以游先生为例，我们常常感到前辈学者学养的深厚。前辈学者的学问就像冰山一样，发表出来的成果仅是露在水面上的一角，大部分都深埋在水底下。我们向游先生这样的前代学者学习，不仅了解他们已经发表了的成果，更要学习他们如何经之营之的治学态度和对自身学养的积累、提高。游先生的学术视野宏阔，学风平正通达，他植根于乾嘉，又受五四新学风洗礼，故其学术既有旧学根基，又有新学的方法和眼光。游先生一生研究涉及领域广泛，本书所选仅能反映游先生学术成就的一隅，然即此一点，足以窥见游先生高深的学术造诣，亦足以供后学者学习和思考。

傅刚 常森

2010年9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(代序) .....  | 陈平原(1)   |
| 前 言 .....            | 傅刚 常森(1) |
| 屈赋考源 .....           | (1)      |
| 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 .....    | (29)     |
| 论九歌山川之神 .....        | (74)     |
| 离骚“后辛菹醢”解 .....      | (89)     |
| 天问古史证二事 .....        | (94)     |
| 楚辞女性中心说 .....        | (109)    |
| 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 .....     | (118)    |
| 楚辞用夏正说 .....         | (129)    |
| 楚辞九辩的作者问题 .....      | (135)    |
| 宋玉大小言赋考 .....        | (142)    |
| 柏梁台诗考证 .....         | (152)    |
| 论陌上桑 .....           | (174)    |
| 论蔡琰胡笳十八拍 .....       | (182)    |
| 白居易的思想和艺术 .....      | (190)    |
| 论山谷诗之渊源 .....        | (198)    |
| 跋洪昇枫江渔父图题词 .....     | (205)    |
| 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 ..... | (210)    |
| 居学偶记 .....           | (221)    |
| 游国恩先生学术年表 .....      | 陈 莹(263) |

# 屈赋考源

## 一 赋的小引

什么是“赋”？《毛诗·烝民》“明命使赋”，《传》云：“赋，布也。”又《小旻》“敷于下土”，《传》云：“敷，布也。”“赋”“敷”同声，故《管子·山权数》“赋借藏龟”注亦云：“赋，敷也。”又“敷”与“赋”古并读作重唇音；故诗“敷政优优”，《左传》引作“布政优优”；“敷时绎思”，《左传》又引作“铺时绎思”。其实都是一个意义。（详见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五）后来刘勰便根据这个意义下了一个“赋”的界说道：“赋，铺也；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）同时钟嵘《诗品》也说：“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”朱子在《诗集传》也说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，而直言之也。”综观众说，“赋”的意义很简单：用现在新名词来说，不过是修辞学上的“直说法”而已。

《周礼·春官》：“大师教六诗，一曰‘风’，二曰‘赋’。”《毛诗·关雎传》亦云：“诗有六义，一曰‘风’，二曰‘赋’。”可见“赋”本是六诗的一种。所以班固《两都赋序》云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亦云：“歌、咏、赋、颂，生于诗者也。”后来这“六诗”的学渐渐的失传了，于是只有“赋”单独盛行起来，这便是刘彦和说的“六义附庸，蔚为大国”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诗赋略”中有一段话讲他的来历最明白：

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。当揖让之时，必称《诗》以谕其志。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也。春秋之后，周道浸坏，聘问歌咏，不行于列国；学诗之士，逸在布衣，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荀卿，及楚贤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（师古曰：“风”读曰“讽”），咸有惻隐

古诗之义。

由此可知赋的性质虽主铺张，而他的作用却仍为讽谏，与诗歌初无分别。屈宋以后，如枚、马诸人的赋，虽然变本加厉，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”，不免“劝百讽一”之讥，然而这不过是文体上的变迁，其实论其初旨端在于讽谏。我们只须看一看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赞就明白了。

讲到屈原的作品，本是名为“楚辞”，并未自命为“赋”的。用“赋”字题篇的是始于荀卿的《赋篇》。然而这是一个总题目，虽是分咏“礼”、“知”、“云”、“蚕”、“箴”五事，却不曾题作《礼赋》、《云赋》等名称。所以真正以“赋”为题的头一位，现在大概要算贾谊。（贾谊稍前的陆贾，《汉志》虽载他的赋三篇，今不可见。）但汉人对于屈、宋诸人的文章虽一面称他为《楚辞》（如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云：“召见说《春秋》，言《楚辞》。”《王褒传》云：“征能为《楚辞》九江被公，召见诵读。”），而一面则仍称为“赋”。试看《汉志》“诗赋略”，打头便是“屈原赋二十五篇”，与枚、马诸人同例；而下文叙论中也说屈原作赋以风（引已见前）。不特班固如此，《史记·屈原传》亦云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‘赋’见称。”又云：“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”《怀沙》是《楚辞·九章》的一篇，本无“赋”名，而太史公却明明称他为“赋”了。此外《汉书·贾谊传》及《地理志》，应劭《风俗通·六国篇》都说屈原作《离骚赋》；王充《论衡·案书篇》也说“赋象屈原、贾生”。可见汉人对于屈、宋的作品——《楚辞》是一律当作“赋”看待的。

汉人所以称《楚辞》为“赋”者，因为“辞”与“赋”的实质本无区别。试看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二篇本非骚体，也被列在《楚辞》集中；而司马相如的《长门赋》、《大人赋》，班固的《幽通赋》，张衡的《思立赋》等篇，都是骚体的形式，却从来没有人目他们为“辞”的。即此一端，便知汉人称屈子的文为赋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## 二 屈赋四大观念

现在要讲到本题了。屈原的辞赋是从何处来的呢？说来话长。照前人的说法，赋生于诗，但是屈原的文章自有他的来路，决不是如此简